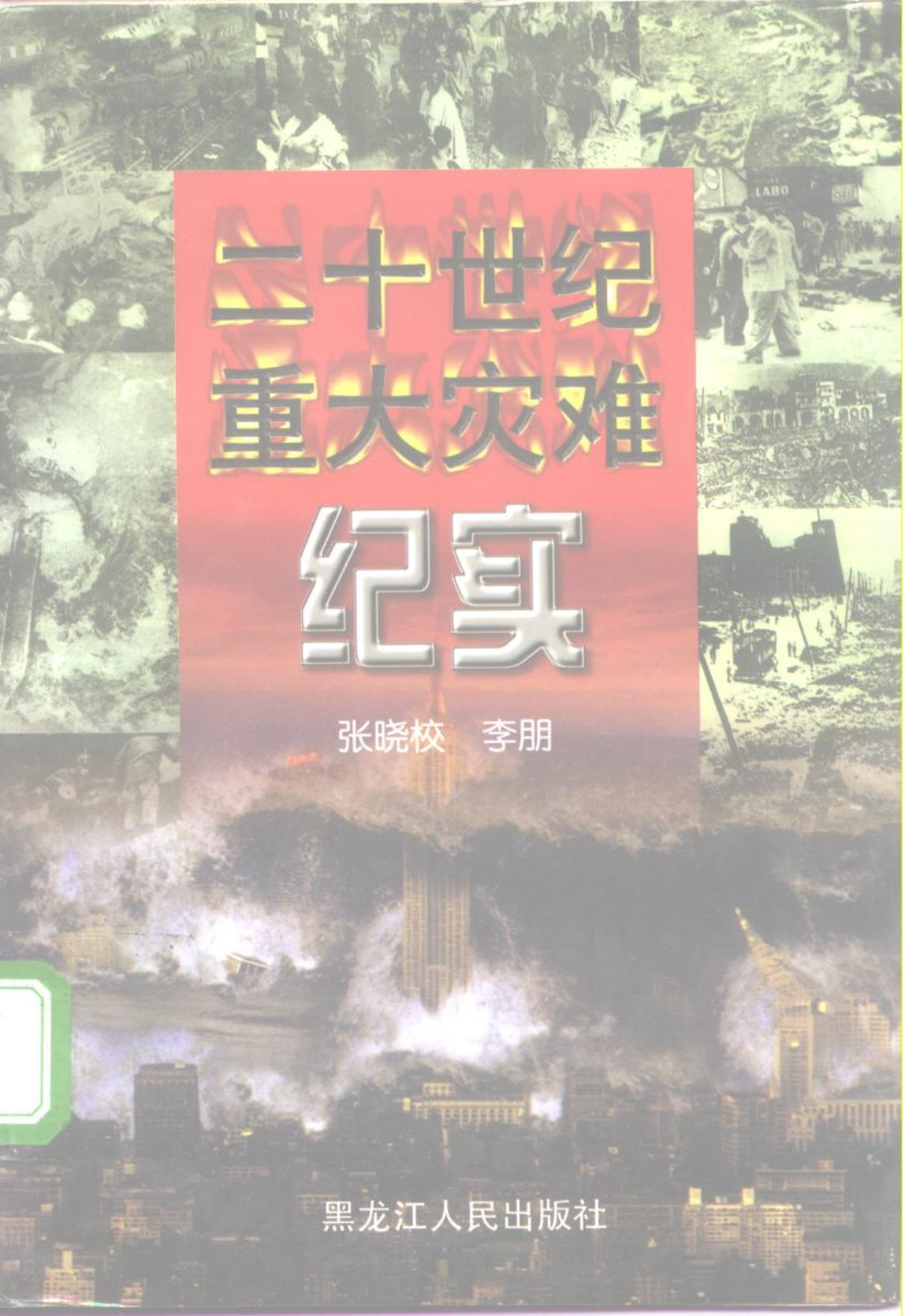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 重大灾难 纪实

张晓校 李朋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二十世纪 重大灾难纪实

张晓校 李朋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DQ52/17

责任编辑:曾一丹

封面设计:于克广

二十世纪重大灾难纪实

Ershi Shiji Zhongda Zainan Jishi

张晓校 李朋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绥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印张 10 14/16·插页 4

字数:260,000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 000

ISBN 7-207-03843-7/K·475

定价:17.50元

地震、火灾、沉船、坠机、瘟疫、毒雾、旱魔……
灾难吞噬着人类的生命，危害着人类的健康，使无数人流离失所……

本书叙述了 20 世纪地球上发生的重大灾难，
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画面展现在您的面前，激起您对生的珍惜……

目 录

一、短命的艾罗果伊斯剧院	
——1903年美国艾罗果伊斯剧院大火灾	1
二、地震、大火洗劫旧金山	
——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	7
三、冰海沉船	
——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船灾难	14
四、“无限制”潜艇战的牺牲品	
——1915年“露西坦尼亚”号被击沉事件	25
五、令日本人难忘的天灾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	29
六、不该发生的灾难	
——1938年美国广播剧酿成的大灾难	36
七、“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悲剧	
——1945年“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客轮被击沉事件	44
八、将军蒙难黑海	
——1948年苏联“胜利”号客轮火灾	50
九、雾都劫难	
——1952年伦敦雾灾	54
十、台风袭击名古屋	
——1959年日本名古屋台风灾害	65
十一、白浪滔天	



——1960 年智利大海啸	70
十二、神灵掩盖下的暴行	
——1978 年美国“人民圣殿”教会屠杀教徒事件	78
十三、事出蹊跷的空难	
——1980 年意大利客机坠毁于乌斯蒂卡岛	90
十四、“冷战”殉难者	
——1983 年韩国客机被击落	98
十五、死神降临在子夜	
——1984 年印度博帕尔毒气惨案	106
十六、为绿色和平献身的勇士	
——1985 年“彩虹勇士”号被炸事件	113
十七、物资损失 11 亿美元	
——1985 年墨西哥大地震	131
十八、恐怖主义在行动	
——1985 年两起同时发生的机场血案	137
十九、鲁伊斯火山午夜施淫威	
——1985 年鲁伊斯火山大喷发	152
二十、大火发生在元旦前夜	
——1985 年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市普拉兹饭店火灾	159
二十一、航天悲歌	
——1986 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事件	164
二十二、笼中困兽出“笼”记	
——1986 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173
二十三、大选血案	
——1987 年海地大选喋血记	182



二十四、圣诞节前夕的海难	
——1987 年菲律宾沉船事故	189
二十五、80 年未遇的大地震	
——1988 年列宁纳坎大地震	196
二十六、令英美大动肝火的空难	
——1988 年洛克比大空难	201
二十七、大地淫威加利福尼亚	
——1989、1994 年加州两度大地震	219
二十八、无处藏身	
——1991 年孟加拉风灾	235
二十九、“空中客车”开进喜马拉雅丛林	
——1992 年泰航班机坠毁尼泊尔	245
三十、最后一句话：“啊！完了！”	
——1994 年“四·二六”名古屋空难	254
三十一、死灰复燃的鼠疫	
——1994 年鼠疫肆虐印度	261
三十二、只有上帝知道死了多少人	
——1994 年“爱沙尼亚”号沉船惨剧	270
三十三、“关西大劫难”	
——1995 年阪神大地震	275
三十四、吞噬生灵的魔鬼三角区	
——百慕大三角区失踪灾难	287
三十五、非洲大旱灾	
——本世纪 70~90 年代非洲旱灾	293
三十六、平民的灾难	

——巴勒斯坦难民营悲剧

301

三十七、跨世纪的“超级癌症”：“艾滋”病

——艾滋病造成的灾难

323

一 短命的艾罗果伊斯剧院

——1903 年美国艾罗果伊斯剧院大火灾

1903 年,人类社会刚刚步入 20 世纪,在美国芝加哥就发生了一场重大火灾。刚刚落成 38 天的艾罗果伊斯剧院于 12 月 30 日下午 3 点 20 分演出时,舞台布景悬吊区失火,602 人当场烧死,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艾罗果伊斯剧院富丽堂皇,四壁镶嵌的印度红、翡翠绿花岗岩和大理石台阶令人赞叹不已,因此,该剧院被称为“美国最完美的剧院”。按当时流行的时尚,整个剧院挂着厚厚的华丽窗帘,严严实实地堵住了各安全出口。该剧院的防火设施和条件极差,典型的“外强中干”:舞台和观众席上没有任何防火器具,没有消防水管、轻便水泵、灭火器等;剧院也精心设计了喷水系统,但没完工。剧院的工作人员没有受过防火的教育和训练,一遇火警,不知所措。剧院所在街道附近有一个消防队,但剧院没有直拨电话,对外联系十分不便。剧院是高雅的,但里面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易燃物品:演出时使用的布景和布帘;整个地面铺着地毯,座席上盖着麻纤维布。虚假的富丽堂皇掩盖着致命的火灾隐患。

应当说,芝加哥市对剧院防火是比较重视的,该市市长曾于 1898 年下令关闭了几十家剧院,原因是超员和其它安全隐患。而新落成的艾罗果伊斯剧院没有受到限制,能容纳 1600 多人的剧院来了 2100 多人,几百人因为没有座位只好站在走廊内或出入口

处。

1903年12月30日下午,观众们手里拿着赫然印有“绝对防火”几个大字的剧票,踏进了艾罗果伊斯剧院,观看伊登·费主演的喜剧《蓝胡子先生》。3点15分左右,《蓝胡子先生》演完了第一幕。这时,舞台上的电弧灯开始打火花,火花引燃了布景。两名工作人员急忙去扑火,其中一人用木棍去打火,结果火未扑灭,反而把火苗扇得更高、更旺。这时,又有一名工作人员带着一个6功率灭火器去灭火,朝着着火的地方猛喷。后来一个演员说,这种灭火器没有什么用处,只需要一桶水就可把火浇灭。

火没有扑灭。演员们注意到了火光,但仍在尽情地唱歌跳舞。这倒不是因为演员们不害怕,而是因为舞台工作人员向他们作了保证,说火势很快就能控制住。观众席上也有人看到了火焰,但同样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观众席上的一个小男孩看到了火光,站起来轻声喊道:“看!火!”坐在男孩身后的一个男人拍了拍男孩子头上的圆礼帽说:“孩子,别吵!你想让整个剧院乱成一团吗?”有的观众甚至误以为火光是剧情的一部分。

火焰毕竟是不祥之兆,观众开始意识到情况不妙,但还没有乱成一团。剧院正厅的多数人开始冷静地排着队向出口移动。走廊和楼座里一千多观众身体前倾,睁大眼睛看着火势发展。

火势越来越猛,没有丝毫得到控制的迹象。管弦乐队停止了演奏,观看火势发展动向。伊登·费看到乐队停止了演奏后,对乐队吼道:“奏乐,从头儿来!”迪雷(不是乐队指挥)顺从地领着乐队奏起了摇摆乐。伊登·费又叫一个舞台工作人员把他的儿子带到安全地带。由于大火已呈不可阻挡之势,台上演出的275名演员中大多数已退出舞台。伊登·费在烈火燃烧的舞台上指手划脚,希望尽可能减少一些损失。演员和乐师开始拥向附近的出口。这时,一阵大风吹进剧场,舞台上彻底失控的大火被风一吹,马上形成了风助火威之势。人们设法逃生的各个出口,此时变成了熊熊

大火的通风口，一个巨大的火球从舞台冲进了礼堂。伊登·费的假发被大火烧着了，乐池里的小提琴、大提琴等木制乐器也燃烧起来。敞开的后门也成为一个大通风口，进一步加剧了火势的发展。大风把着了火的幕布像气球一样向外鼓起。余下的布景也全部起火。火焰漫出舞台，火舌伸向了观众席，又借风势冲向剧院后面唯一的通风口上方挤满人群的楼座。

舞台上下火焰四起，整个艾罗果伊斯剧院陷入一片恐怖和混乱之中，剧院一切可燃物品：座位、地毯、窗帘，所有能燃烧的东西都在燃烧。舞台变成了大火炉，剧院变成了人间地狱。礼堂内只有乐池中的几百人想方设法从底层逃得了性命，而剩余的人命运就十分悲惨了。特别是拥挤着几百名儿童的楼座更是一团糟。有的女人想把自己带进剧场的四五个孩子都拖出去，但很快被争先恐后夺命的人群挤散，小一点儿的孩子被挤死、踩死，大一点儿的孩子也绝大多数厄运难逃。六十多人从楼厅沿着没有标记的过道跑到女休息室和上了锁的门口。这些走进死胡同的人，后来一堆堆被烧死、闷死。

第一和第二厅里的九百多人因恐惧、挤不出火场变得狂暴起来。人们千方百计地想法逃脱，把铁栏杆从楼厅拔掉，以便能把人扔下去，尽管这样，多数人仍没能逃走。人群中，一些家庭开始跪在地上祈祷。大火燃起后，一些趁火打劫者装扮成营救人员到火场偷窃，但东西没有偷到，反而被烈火烧死。剧场出口处挤满了人，谁也挤不出去，狭窄的侧廊、楼梯平台上挤满了人，一些人没有被大火烧死，却被人踩死。第一楼厅内的所有的人都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去寻生路，但他们到了上层侧廊之后，也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那里，无路可寻，人们被挤倒，被浓烟熏倒，最后被大火烧死，堆在一起，惨不忍睹。死人成了堆，上面的尸体被烈火烧焦，面目全非，无法辨认。

芝加哥商会会员斯特朗是幸存者之一。他的机智和临危不

乱,使他的家人:妻子、母亲、侄女死里逃生。他带着家人逃命时,冲到了一扇上了锁的门前,他把门上的玻璃砸碎,他和家人爬了出来,躲开了死神。他和家人刚刚离开,那扇门后面就堆了几百人。这些人祈求斯特朗把门打开。斯特朗抓起一块木料,拼命砸门,可是门纹丝不动。斯特朗和家人逃生的门顶窗口前,同时伸出了几只手,可是谁也爬不出来。人们在求生欲望的强烈驱使下,早已丧失了正常的理智,也忘记了秩序。其实,只要稍微有一点儿秩序,也不至于无一生还。结果,大火扑来时,挤在门前的人统统被烧死。

在幸存者当中,有一个名叫罗丝的女大学生。大火从舞台冲向礼堂时,罗丝冲到了四楼的安全出口。事后,罗丝回忆说:“我走下两三步就被下面的火焰挡了回来。热气像火炉一样冲了上来。我向上走了两三步,然后躲在栏杆下,跳到了小巷里。我双脚落地的同时,一个人抓住了我,所以我没有受伤。在小巷的人叫我不要跳,但我知道我不得不跳,否则就会被大火烧死。因为火已经烧到了我的背后。”罗丝从五层楼的高层跳下来,有人接住了她,使她成为幸存者,而与她一起来剧院看演出的同学却都在安全出口处被大火烧焦。罗丝后面的人发现,从安全口处或许可以逃生,于是来到了安全口处。一些人推开窗户,将木板推到安全口处。一个男人设法爬过去,但摔到了小巷里。他后面的十多个男人、女人、小孩子都想跨过木板,但大多数从木板上摔到了小巷里。只有六个人成功地跨过了木板,到达对面的楼上,侥幸逃生。最后一位从木板上逃生的是爱丝丽·基尔罗伊。她爬到对面的楼上后,消防队员开始喷水。基尔罗伊后来回忆说:“我身后一直拥挤的人群好像一下子就完蛋了。这群人在一道门的进口处。他们恐怕连一口气也没有了,因为我转身时,他们没有再推了。我想,我是最后一个从木板上爬过小巷活着逃出来的人。我被严重烧伤。”至于基尔罗伊女士身后边的人的命运则不言而喻了。

面对疯狂的火魔,也有一些人表现出了勇敢、大无畏的精神。这些人中包括剧院的电梯工史密斯。年轻的电梯工史密斯在大火燃起后,一直坚守工作岗位,开着电梯上下几十次,运送、疏散人员。在最后一次,他仍在每一层都停下来,仔细搜寻一番。他找到了几位失去了知觉的妇女,把她们扶进电梯,这时电梯也燃起了大火。史密斯抓住燃烧的操纵杆,把电梯开到了最底层。当史密斯和那几位被救的妇女走出电梯后,整个电梯便被大火吞没。史密斯也因此落下了终生残疾。

科贝特、哈尔斯曼、狄克斯特三人是棒球运动员,他们在剧院失火后,带着一群人砸了一道上了锁的门,逃了出去。这时,一位妇女请求科贝特帮助她救出自己的孩子。科贝特不顾消防队员的劝阻,用梯子越过几十具尸体往楼上跑,冒着浓烟摸索着往上走。在楼道里,人们乱七八糟地躺在地上,差不多全是小孩。科贝特抓起了最上面的一个6岁女孩跑了下来,然后又跑回去抱了一个。科贝特来回不停地跑着、抱着。一个消防队员拦住了他,并告诉他,那些孩子已经都死了。科贝特伤心地走了。

艾罗果伊斯剧院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易燃品,大火燃起后,由于没有必要的消防、安全措施,人们在烈火面前束手无策,所有能着火的物品统统被大火烧光。凶猛的大火在15分钟之内,就使华丽的剧院变成了一个大空壳。里面未逃脱的人多数被火烧死。各个出口处,都挤满了人群,许多人在这里被大火夺去了生命。有的出口处堆积的尸体近6英尺高。

艾罗果伊斯剧院失火后,消防队员和警察纷纷赶到现场,芝加哥几家报社的记者和素描艺术家同时赶来。眼前的惨景令他们吃惊万分。忽然有人喊了一声:“还有活人,伙计们快来!”记者、艺术家、消防队员、警察一拥而上,把上面一层尸体拖走,发现了一个伸出头来的妇女。

百余名警察和消防队员把剧院里的尸体抬了出来,摆在剧院



外面。正当这些人清理死尸时，一名消防队员从楼厅里冲了出来，边走边叫：“伙计们，让开！让我出去！”众人看见他怀里抱着一个小男孩。又是一个死里逃生者。小男孩那淡黄色的头发没有烧焦，粉红色的脸蛋也没有弄伤。男孩双眼紧闭，嘴唇在颤抖。遗憾的是，剧场里这样的幸存者太少了，几百个孩子都死在了自己的座位上，他们多半是被浓烟呛死的。许多孩子身体前倾，头搭在前面的座位上。一个小男孩手里抓着节目单的灰，小女孩的手里或抓着玩具，或抓着小钱包。一个警察满手是血，看到眼前孩子们的惨相时，头晕目眩，倒在墙边，嘴边喃喃说道：“孩子们，孩子们哪！”

那些被抬出剧场的尸体的惨状更是令人揪心。有的尸体被火烧焦、烧黑，有的烧起了大泡。一对夫妇在烈火中紧紧拥抱在一起，最后大火把他们烧死在一起，仿佛焊在了一起，很难将他们分开，人们只得把他们一起抬到了剧场外面。

一排排尸体摆在汤姆森餐馆的墙边，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和死者的亲友沿着街边寻找自己的亲人。女勤杂工用了几天的时间，才把汤姆森餐馆地板上打碎的头颅、烧焦的肉和头发清理干净。这场无情的大火共夺去了艾罗果伊斯剧院内 602 人的生命。

火灾发生后，艾罗果伊斯剧院经理哈雷·鲍尔被逮捕。但鲍尔后来被释放，再也没有人对他提起诉讼，似乎他“一身清白”。艾罗果伊斯剧院院长兼总经理戴维斯、芝加哥市长哈里森、建筑委员乔治·威廉、建筑监察员爱德华·劳林、剧院消防队长威廉·索勒斯、舞台电工威廉·麦克姆伦和卡明斯等人均受到了指控。但陪审团认为他们没有责任，因此他们没有受到刑事处罚。这场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剧场火灾，在烧死了六百多人之后，竟未对任何人追究刑事责任。那些本应对此事承担责任的人，也这样无声无息地不了了之了。

艾罗果伊斯剧院火灾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也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教训。从此后，芝加哥许多公共场所采

取了严格的防火措施,以防止类似的悲剧再度发生。

二 地震、大火洗劫旧金山

——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

位于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是一个多地震的城市。然而为人们留下最可怕记忆的一次地震则是发生在本世纪初 1906 年 4 月 18 日的那场强地震。

1906 年 4 月 18 日早上 5 点 13 分,一场强度为里氏 8.3 级的大地震袭击旧金山。这场大地震仅仅持续了 75 秒钟,但该城市大部分地区的高楼广厦、平房陋室,顷刻间非倒即歪,许多人被当场压死。更加可怕的是,地震过后不久,一场大火燃起,使震后的旧金山雪上加霜。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烈火所到之处,一片火海。火魔无情地吞噬旧金山大部分地区,约 8 平方公里范围万物俱焚,使地震后的一切更加无法挽回。在烈火和地震双重打击之下,旧金山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磨难和浩劫。

这场大地震是从海岸北面的三百多公里的海面突然向旧金山袭来的。强烈的地震劈开悬崖峭壁,重造海岸线,来势之迅猛令人措手不及。无论是住在高楼深院里的达官贵人,还是在东倒西歪简陋房屋下求生的穷人,都被大地震吓呆了。还未等人们反应过来,他们的居室——高级的,或简陋的——已发生了根本动摇。那些高级住宅也像积木一样倒塌了,穷人的住房可想而知。富丽堂皇的豪华旅店开始向街面倾斜,失去了往日“威严的笔直”,砖瓦落

满了街区。旅店里的人们弄清了怎么回事后,拼命逃出了旅店。而旧金山海湾沿岸那些建在沙质土地上的木屋,在地震中全部变成废墟。位于奈恩斯和布兰努街上的楼房也大多被震塌。而那些年久失修的公寓,木料腐朽,在地震中连挣扎一下都不可能,眨眼间就变成了一堆碎砖烂瓦,里面的人多数被当场压死。位于多尔街沿街的房屋虽未全部倒塌,但也都摇摇欲坠,面目全非。在商业区里,大多数房屋被地震摧毁,瓦砾高达四五米。在瓦砾堆中,偶尔露出僵硬的马腿和变了形的死人头颅。伯利海岸更呈现出一片浩劫后的狼藉,停泊在码头上的许多大汽艇竟搁浅在塌屋的废墟中。

瓦伦西亚旅店位于传道区,旅店倒塌后,80名住店房客丧生。这座木结构的4层旅店在地震袭击之下,底层最先塌落,然后一层层压在底层上,只剩下最顶端一层落在了下面三层的废墟上。木结构旅店情况如此,而那些结构非常精致的旅店也未能逃脱恶运。旧金山豪华大旅馆是全城最好的一家旅馆,价值125万美元,在地震中彻底毁坏。圣弗朗西斯旅馆造价100万美元,在地震中化为一堆瓦砾,只剩下一个空架子。费尔特旅馆命运稍好一些,但地震造成的损失也达到了20万美元。

旧金山市政厅大厦曾令旧金山人引为骄傲,是旧金山人花了20年的时间、耗费600万美元建成的。大厦的钢铁圆屋顶由许多高耸的铸铁和石头圆柱支撑。8.3级的强地震将这座大厦扳倒在街上,圆柱子倒塌时压死了几个路上的行人。大厦塔尖天花板和墙壁的碎块四处乱飞,散落到附近各处。

詹姆斯·霍珀是旧金山广播站的新闻通讯员,地震发生时竟没有把他从睡梦中惊醒,倒是煤气总管路的泄漏声将他吵醒。霍珀冲到大街上,映入他眼帘的是:狼藉的尸体,拥上街头逃命的人群,倒塌的楼房。出于职业性的习惯,他在前往广播大楼的途中,记下了每一栋楼房的毁坏、破损程度,详细记下了地址。但几分钟过

后,他猛然醒悟过来,扔掉手中的笔记本,大声叫道:“我的天哪,我怎么能把全城所有的楼房都记下来呢?”倒塌的楼房太多了,他若选择没有倒塌的楼房,或许能够记录下来。

地震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对于人类来说,常常直接表现为家破人亡。地震发生后,一位男士慌乱中一面喊妻子逃命,一面抓住他的两个孩子冲到外面。可是妻子没有出来。为了寻找妻子,这位先生手臂下各夹一个孩子,返回屋里,但发现妻子已被倒塌的墙壁压死。他抓起两个旅行手提箱,把孩子放到箱子里。几小时后,他才把手提箱打开。结果,他的两个孩子却在手提箱里被活活闷死了。这个为人夫、为人父的男人再也经受不起妻儿死去的重大打击,顷刻间疯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被无情的大地震彻底毁灭了。

旧金山大地震不仅使前面说的那位原本正常的理智变为疯狂,也使得那些原本精神就不正常的人更加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位于旧金山的阿格纽斯精神病院是由美国国家主办的,共收留了1100个病情严重的精神病患者。整个医院壁垒森严,窗户上钉上了许多大栏杆和隔板,以防病人闹事。整个病院简直像一座监狱。因为不采取如此防范措施,就无法控制里面那些十分严重的精神病患者。但地震袭来时,天花板下落,墙壁倒塌,里面的精神病人如同牢笼中的囚犯,无法逃脱。有80名精神病患者当场死亡。该精神病院院长及妻子、11名护士也因无法逃出“牢笼”而被压死在里面。相反,由于房倒屋塌,“牢笼”顿开,数百名困在里面的病人一下子“获得了自由”,从里面逃了出来。有50~60人跑到了附近的树林中。大约有100名圣克拉拉学校的学生赶来协助对付那些四处逃窜的精神病患者。同时赶来的还有圣何塞的行政司法长官罗斯和20名武装警察。但这些人看到精神病院已面目全非,即使找回那些逃走的精神病患者也无地收容安置,所以只能眼见精神病人四下逃散,束手无策。